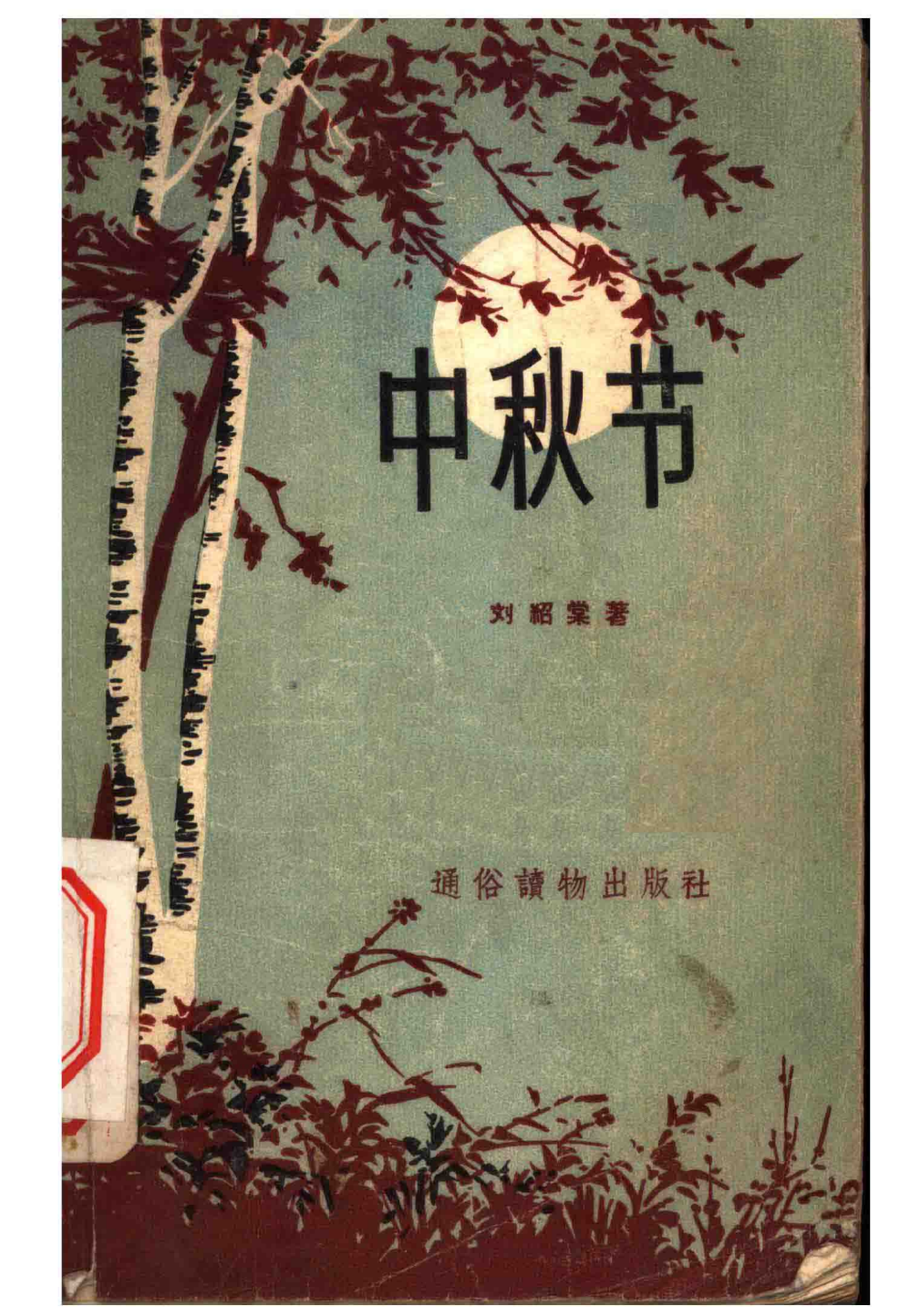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中秋节

刘绍棠 著

通俗读物出版社

中 秋 節

刘 紹 棠 著

通俗讀物出版社

內 容 說 明

本書共收集六个短篇，都是反映農村生活的。“竹青嫂”寫一个寡婦，被富農欺騙，退出了農業社，后来識破了富農的陰謀又回到社里的故事。“航空信”是一个海軍战士的未婚妻，帮助婆婆，与未婚夫通信，相互鼓励的故事。“绣花針”和“來歷不明的医生”都是寫反革命分子在農村中的破坏活动，和羣众与反革命分子的斗争。“婚亂”寫一个女社員出嫁，帶着自己劳动得來的產品，感动得老公公也入了社。“中秋節”寫農業社第一年分粮的新气象。

中 秋 節

刘紹棠著 邵品坤插图

•

通俗讀物出版社出版

(北京裕記胡同73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051号

民族印刷厂印刷·新華書店發行

•

总号:0898 开本787×1092 1/32

印張 3 1/4 插頁2 字數59,000

1956年7月第一版 1956年7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: 1—40,000

統一書号: T10008·45

定价: (5)二角五分

目 錄

竹青嫂.....	1
中秋節.....	13
航空信.....	40
婚禮.....	50
綉花針.....	63
來歷不明的医生.....	78

竹 青 嫂

月亮昇得高高的了。

竹青嫂坐在院里的葫蘆架下，抱着剛剛八個月的小女兒，在喂奶，月光從密密疊疊的葫蘆葉兒的空隙間漏下來，一陣晚風拂過，地面上，斑斑點點的暗影在搖動。

竹青嫂蒼白着臉，懷里的女兒已經睡熟了。現在正是雨季。村外，青蛙閣閣地叫成一片；河堤上，巡邏哨跟民工呼喚着。

可是，竹青嫂的兒子水牛兒這麼晚還沒回來。

屋里，黑暗中的香烟火光一明一暗的，竹青嫂的心，也像被火頭一下子又一下子地燙着。

水牛兒不回來，屋里的香烟火光……。竹青嫂一手捂住臉，輕輕地啜泣，肩胛骨劇烈地搖動着，但是却哭不出眼淚。

初春，丈夫死去了，撇下了她這個三十多歲的女人，一個十歲的兒子和剛生下不久的女兒。悲傷和孤單，使她渴望着溫暖與撫愛。就是現在坐在屋里吸着香烟的富農楊七亮，用甜言蜜語誘惑了她。

第一步，楊七亮讓她退社，她一時迷惑了，不顧春枝苦

口婆心的劝告，出社了。

从此，痛苦就像黑色窒息的雾一样笼罩了她。已经懂事的水牛兒跟她不一心了。水牛兒在小学里念书，现在放了暑假，但是一天也不跟他娘在一起，却到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地上去劳动，三顿饭都在虎兴家吃，到黑夜才不得不回家睡觉。

想起虎兴，竹青嫂更是痛恨自己。丈夫死去不久，这个老实浑厚的人，曾经跟她表示过爱情，她厉色地拒绝了。虎兴现在已经是社里的一个生产队长，而且，水牛兒喜欢他。

竹青嫂，打掉牙往肚里咽，眼泪往肚里流，她忍受了这一切痛苦和悔恨，央求楊七亮赶紧跟她结婚。

但是，万没想到楊七亮又提出了狠毒的条件。

竹青嫂真是不敢想，她曾经几度咬着牙要答应下来，但是忽然打了个冷战，心像被刀穿透流出了血，又混着眼泪咽回去了。

正在这时，背后一个轻轻的声音叫道：“娘！”

她被这亲爱的声音惊醒了，扭过头，水牛兒静静地站在葫蘆架外。

“牛兒，你怎么进来的？”竹青嫂吃惊地问道。伸出一只手，要把他拉到怀里。

“我从后牆跳进来的！”水牛兒低着眼皮，没有动。

竹青嫂的脸呼地涨红了，轻声说道：“往后从正門進

來，深更半夜跳牆別摔了腿。”

“噫，”水牛兒答應着，“可是得把牆頭插上棗枝子，要不然坏蛋也會跳進來。”

竹青嫂頭轟地像是昏迷了，想不到兒子會說出这样的话，做娘的，在自己兒女的面前抬不起頭來了。

“喂！天不早了，你進屋來。”屋裡，楊七亮熄滅了香烟，低聲叫。“誰在屋裡？”水牛兒像是大人似的，聲音可怕地喝道。

“我！”楊七亮拉長聲音回答。

“滾蛋！”

“小崽子，你敢罵我，我揍折你的腿！”楊七亮惡狠狠地，但是不敢高聲地威脅着。

“臭富農，你滾蛋！”水牛兒跳着腳罵。

“喂，你管管他！”楊七亮命令竹青嫂。

竹青嫂羞愧地抬起眼，央求着說：“牛兒，別罵他，我讓他走。”

水牛兒不理他娘，他彎腰拾起塊磚頭，喊道：“楊七亮，你滾不滾？我可要拿磚頭砍你了。”

“哎呀！”楊七亮吓得躲在炕沿下，“你給我拉住他。”

竹青嫂搶上一步，拉住水牛兒的胳膊：“牛兒，听娘話，別砍他，我讓他走。”

水牛兒手裡的磚頭軟軟地落在地上了，他一甩手，掙扎

開來，兩只烏溜溜的小眼睛，盯住他娘，咬着牙說：“娘，我恨你！”說罷，一轉身，爬過後牆頭，走了。

竹青嫂楞了楞，沒哭出來，就倒在地上了，她手捂着臉，傷痛地哭了。八個月的小女兒也被驚醒，抓着她的小乳頭，哀哀地叫。

楊七亮從屋裏賊溜溜地出來，扳着她的肩膀，說道：“別哭，不要這個狗崽子，咱們結婚。”

竹青嫂一搖身子，擺開他的手。

“我還是那個意見，”楊七亮点起一支香煙，“讓水牛兒這狗崽子到城裏去學剃頭，把這小丫頭子送給那沒兒沒女的人去當閨女，咱倆在一塊兒，舒舒服服過寬心日子。”

“滾！”竹青嫂猛地爬起來，嚷道。

“要知道，我這是為了你好！”楊七亮吸了口煙，一只手按着腰。

“胡說！你害了我。”竹青嫂瞪着他，眼里燃着仇恨的火。

“臭娘兒們！”楊七亮冷笑着，“你知道，你已經跟我睡過了。好，我滾，可是你的地是我給種上的，按三七分紅，你給我糧食！”

“滾！”竹青嫂一挺身，跳起來，掄圓胳膊攔了他一個嘴巴。

“你，你打人！”楊七亮吐着血沫子，捂着半個臉。

“走，跟我到鄉政府去！”竹青嫂厲聲地說，“你騙了

我，你这个臭富農。”

楊七亮像跳蚤似地閃在一旁，連躑帶蹦地跑到后牆那里，惡狠狠地說道：“臭娘兒們！咱們一刀兩斷，你可是見不起人了。”

竹青嫂一弯腰，拾起水牛兒落下的磚頭，狠狠地砍了過去，楊七亮“唉喲”一聲，翻過牆跑了。

竹青嫂抱起小女兒，開了門，跑到街上，像瘋了似地呼喚：“牛兒！牛兒！娘的牛兒，娘的心肝啊！”

突然，她聽見黑暗中一陣腳步聲，漸漸地走近了，又聽見一個人微弱地哼哼着。

“忍忍，虎興哥，這就到家了。”是農業生產合作社年輕的副主任春寶的聲音。

“楊七亮這壞蛋！”張順憤怒地罵道，“他那麼多地，却不肯到堤上來，讓他那癆病鬼的兄弟當替身，又拿了個癆病鬼的鎬，剛掄起來，就飛出去落在了虎興的腦袋上，見着面，我非狠狠地揍他不行！”

竹青嫂吸了口冷氣，她趕忙靠在路旁的白楊樹上，這時，一付担架從她面前抬過去了。

竹青嫂靠着白楊樹，閉起眼，沉了很久，又奔跑着呼喚起來：“牛兒！娘的牛兒！”

“竹青嫂！水牛兒在我家呢。”一個清脆的聲音在遠處喊道。

竹青嫂隨着聲音找去，一道白亮白亮的手電光照過來，

她看見，那是農業生產合作社的代理主任春枝。

竹青嫂跑過去，一頭倒在春枝懷里，嗚嗚哭起來，說道：“春枝妹子，我恨死了自个兒，我對不起水牛兒。”

春枝輕輕地撫摸着她的頭髮，說道：“竹青嫂，到我家去吧！”說着，又從她懷里抱過孩子。

到了春枝家，北屋點着明亮的燈，春枝喊道：“牛兒！快出來，你娘來了。”

“牛兒！”竹青嫂叫了一聲，就哽咽住了。

“進屋來，”春枝娘說道，“水牛兒剛才聽說虎興受了傷，就急着看望去了。”

春枝迅速地看了竹青嫂一眼，她看見，竹青嫂的身子哆嗦了一下。

到屋里，竹青嫂再也憋不住，伏在春枝懷里，痛哭起來了。

“妹子，我後悔了呀！我一步走錯了。”

春枝的眼眶也發潮了，她像親生姐妹那樣緊緊摟着竹青嫂，輕輕說道：“別哭了，別哭了。”

“妹子，你說我可怎麼辦？”竹青嫂絕望地問着春枝。

春枝慢慢把她扶起來，拉下吊竿上的手巾，給她擦着眼淚，說道：“竹青嫂，你聽我說。”

竹青嫂忍住哭，鼻孔唏噓着。

“竹青嫂，你受了楊七亮的騙。”

竹青嫂把臉埋在兩手里，又哭了。

“別哭，”春枝緊緊地攥着她的手，“富農的心，是狼心狗肺，他看上了你那十多畝地，還有那几間房子，你看，第一步他就讓你退了社。”

“他，”竹青嫂斷斷續續地哭着說，“他還讓我把手牛兒送到城里去學剃頭，把小丫頭送給那沒兒沒女的人去當閨女，他想拆散我們親骨肉。”

“他這是想把你當做不花錢的勞動力！”春枝低沉地說，“你看，富農多麼狠心，他欺騙你，就是為了你的財產，為了你這能干活的兩只手，他沒有一點兒真心實意！”



竹青嫂，这个被污辱的女人，一切都明白了，她的心像被惡狼咬了一口，流着鮮血，她的手發冷，喃喃地說：“我真恨我自個兒，我对不起水牛兒。”

“別难过，竹青嫂，”春枝托起她的臉，親切地望着她那含泪的眼睛，鼓勵地說，“回到社里來吧！就憑你这双能劳动的手，你会有幸福日子过。好好撫养你的兒女，讓他們都長得有出息。”

“妹子，我回來，我回到社里來。”竹青嫂被春枝的話燃点起希望。

“你要想找個貼心的人，”春枝的臉發燒了，她很害羞地說出口，但还是說出來，“就找個老實厚道的，能知冷知熱，心疼你，也不會讓孩子受委屈。切不可信那些花言巧語的家伙，他們都是虛情假意，沒一星兒人心。”

“我的親妹子！”竹青嫂又倒在春枝怀里，像是有話要說出口。

正在这时，門口外一个孩子喊道：“春枝姑姑，您快去劝劝，張順叔拿着紅纓槍要去揍楊七亮，大家都劝不住，春宝叔讓您趕緊去！”

“牛兒！”竹青嫂叫道。

“牛兒，進來，你娘在屋里！”春枝跑出去，把水牛兒拉進院子。

水牛兒低着头，站在院里，不肯進屋。

“竹青嫂，你們娘兒倆坐吧！我去看看。”說着，春枝

就趕緊跑走了。

竹青嫂一步從屋里邁出來，上前攔住水牛兒，說了一聲：“牛兒，娘對不起你！”就嗚嗚哭起來。

水牛兒咬着嘴唇，臉焦黃焦黃的，猛地伏在他娘的肩頭上，抽抽咽咽地哭了。

“牛兒，娘回頭了，你還恨娘嗎？”竹青嫂害怕地問着兒子。

“娘，只要不讓楊七亮到咱家來，我听您話。”水牛兒哭着說。

“牛兒，娘的心肝哪！”竹青嫂把臉貼着兒子。

“娘，”水牛兒小聲說，“您跟我去看看虎興叔，他受的傷很重。”

“走！”竹青嫂低低地說。她感到，水牛兒帶給了她希望，帶給了她幸福，帶給了她新的生活。

於是，竹青嫂抱着小女兒，牽着水牛兒，到虎興家去，她走得很急，累得水牛兒拉着她的手跑。

虎興家，一盞煤油燈放在窗台上，春枝已經把憤怒的人羣勸走了，醫生看過傷，留下了葯，春枝派張順趕驢去送醫生，也走了，她一個人在外屋給虎興煮挂麵湯。

竹青嫂進來，她看到春枝，臉紅了，羞怯地不敢抬頭。春枝完全明白，她像若無其事地站起身，說道：“竹青嫂，你替我煮吧！我到堤上看看。”說完，便往外走。

“夜晚誰看着呀？”竹青嫂問道。

“張順趕驢送大夫去了，一會兒就回來，他陪着。”春枝在門外回答。

竹青嫂端起一碗挂麵湯，走進屋來，只見虎興躺在炕上，腦袋裹滿雪白的紗布，臉蒼白得像一張白菜叶子，他緊閉着眼，呼呼地睡着。

竹青嫂端着碗挂麵湯，躊躇地望着虎興，她的心一陣一陣發疼。

“虎興叔，醒醒，吃碗挂麵湯吧！”水牛兒走過去，輕輕動了動他的肩膀。

虎興吃力地睜開眼，突然，微弱的眼光像是燃起一點火，臉痠癢着，發皺的嘴角上，艱難地掠過一抹笑影。

“吃吧！”竹青嫂聲音小得聽不清。

虎興顫抖着想抬起胳膊，但是又無力地放下了。

“娘，虎興叔不能拿筷子，您喂他吧！”水牛兒皺着眉頭說。

竹青嫂就近虎興的枕头，低着眼皮兒，也不看他，夾起一箸兒，送到他的嘴邊。

外屋門“光噹”一聲，透進一股風，窗紙“呼啦”响了，張順喪着臉走了進來。

竹青嫂一驚，楞住了。張順看見竹青嫂，也僵住了，他没理竹青嫂，就坐到外屋鍋台上，點着一袋烟，吸起來。

竹青嫂喂完麵，低低地对虎興說：“你睡吧！我走了。”便連忙抱起小女兒，攙着水牛兒，走了出來。

街上，靜悄悄的，天空，繁星眨着眼，野外，青蛙闐闐地叫，一陣夜風帶着青紗帳的清香吹來，竹青嫂的心里，像是一天烏云被吹散了。

水牛兒牽着他娘的手，喜興興地說：“娘，我在社里勞動，已經掙了五十分了。虎興叔說，要分給我五十斤糧食呢！”

竹青嫂說不出話，她的喉嚨發噎。

一進門檻，她吓了一跳，屋里点着明亮的灯，她不敢走过去，便高声問道：“誰？誰在屋里！”

“嘻！是我。”

楊七亮像一头老鼠，从屋里跳出來。

“你干甚么來！”

竹青嫂气得手脚哆嗦起來。

“我給你賠錯，”

楊七亮虛偽地干笑了兩聲，低声下氣地說，“咱們不能为了拌兩句嘴，就伤了感情，我剛才說的話，就等于放屁，你別記在心里。”

“水牛兒！你給



我揍他！”竹青嫂憤怒地厉声喊道。

水牛兒早拿過一根扁担，冷不防照楊七亮的脚髁骨狠狠地揍了下去，楊七亮一聲鬼叫，打了個滾兒，便瘸着腿，跑向後牆，爬出去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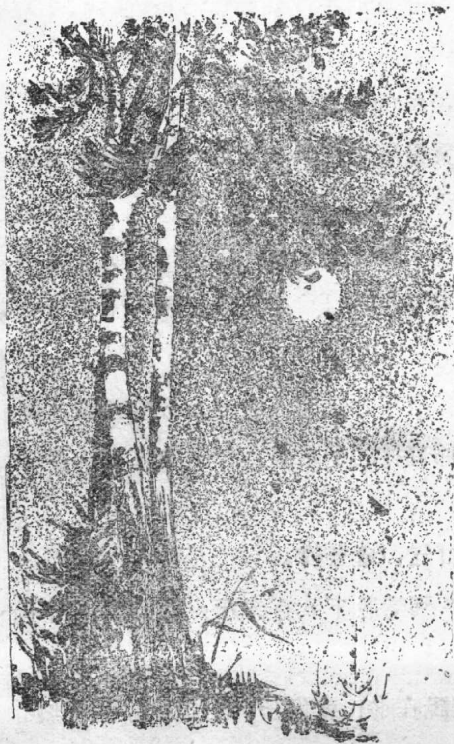
“臭富農，我看透了你的心，看穿了你的骨頭！”竹青嫂手指着楊七亮的後影，狠狠地罵道。

竹青嫂，一只手緊緊抱着小女兒，一只手撫摸着水牛兒的頭，她的心明了，眼亮了，這個女人，又站了起來！

一九五五年七月故鄉

中 秋 節

—



秋夜。

田野白濛濛，滿地是秋虫“吱吱”的叫声，村外的白楊，在夜風里“嘩啦啦”地响，青幽幽的月光，在蒲扇似的叶子上蹦跳；一只山喜鵲，在窩里低低地喳喳叫，一兩片青黃的叶子，輕輕地飄落在地上。

何梅子从場房回來，臉蛋像秋天的蘋果，熟紅熟紅的。她的腦子乱得像是一团